



梁晶,跑下去不要停

■ 安徽合肥 魏建军

他说话很快,乡音未改。我听着也有一些吃力。但他语气里,没有丝毫抱怨,倒像是在说别人的事。那一刻我意识到,他一定是一个快乐的人,因为他总在不奔跑,那些烦恼与忧虑,应该早已被他远远甩在了身后。

梁晶吃饭吃得很投入。一时好奇,我便问他:你平时忌口吗?应该有不少东西不吃或是不能吃吧。谁知他笑意盈盈地回道:我什么都吃,不吃跑不动的。我以为他是开玩笑,不曾想,他认真地介绍起了自己的“吃货”生涯——恐怕不会有人想到,他还曾参加过“大胃王”比赛。“不过那个成绩不行,没有跑马厉害。”梁晶笑着给自己作了总结,随后又认真地吃了起来。

那一刻,我忽然想到了《棋王》里的王一生。痴迷地下每一局棋,认真地吃每一顿饭。把至高无上的精神追求与至为朴实的生理需求,坚定地结合在一起,成就了一段至真至性的人生!

认识梁晶前,我对马拉松这项运动几乎“无感”。我从来不相信攀登者以“山就在那里”作为登山理由的正当性,我也不觉得有路就必须奔跑。

但梁晶改变了我。一个如此认真奔跑、认真生活的人,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质疑他的选择?

梁晶最终倒在赛道上,那是一个我无法想像的画面。我的脑海里,他应该一直在奔跑,虽然渐行渐远,但脚步轻快有力。

唯愿天国之路,没有沙尘、疾风、冻雨。

“芳草”牙膏

■ 安徽合肥 吴中伟

周末闲暇无事,晚饭后,一家人便去超市逛逛。母亲在日化用品前,东瞧瞧、西看看,比较着性能、价格。突然她眼睛一亮,拿起一只纸盒,兴奋地叫嚷道:“噢,芳草牙膏!”

好亲切的名字,只是好多年都不用了,记忆一下子又鲜活起来。

“芳草二十年,关怀每一天。”这句广告语,很多人都耳熟能详。小时候,大家用的牙膏都是这个牌子,轻轻地拧开盖,一股淡雅的清香便飘逸出来。那个年代,乡村也有了朴素的卫生观念和习惯,早起第一件事便是刷牙洗脸,“咕噜咕噜”的声响在口腔间生动起来,一番洗漱之后,唇齿生香,人也神清气爽,便精神抖擞地开始新的一天工作。

孩子们喜欢帮父母买些小物件,从小店回来,把牙膏递给父母,盒子就归自己了。他们一个个对着牙膏盒鼓胀着小嘴吹起来,当成乐器一般,比赛似的,发出“呜呜”的声响,在村前屋后追着、跑着。稍大一点的孩子,觉着这个“游戏”没意思,便变换其他的玩法。堂哥脑瓜灵活,剪下大半个牙膏盒当车身,再用一枚五分的硬币紧靠剩余的牙膏盒依次剪下四个轮子,用细竹枝从轮子中间穿上,固定好轮轴的位置,车头部分用“角料”稍加装饰,并安上两个亮堂堂的“车灯”,一辆“老爷车”就做好了。

牙膏外壳是铝制的,一般都是挤了再挤,那是真正的“挤牙膏”,节俭的人家还会把铝壳剪开,把附着在边沿的牙膏屑一点一点刮下来,凑合着再用个一两次。物质匮乏的年代,大家都是节俭过来的,不敢铺张浪费。父母们会把积攒下来的牙膏皮、鞋盒、瓶瓶罐罐堆放在一起,等收废品破烂的来了,一齐卖掉,换回针头线脑、油盐酱醋等,补贴家用。

如果哪家找不到牙膏皮,那准是被孩子偷偷拿去做毽子了。通常是拦腰剪下下半截的铝皮,留下上面牙膏管子,再用小铁锤敲敲打打,使底部平整。平时废弃的酒瓶盖也能派上大用场,把牙膏头放在里面,和瓶盖紧紧贴在一起,再把四周牢牢压实起来,压平。有时家里来客人,母亲杀鸡款待,便央求母亲留下几根漂亮的羽毛,插在牙膏管子里。性急的孩子,逢不上过年过节,或者家里来人,没有备好的羽毛,便撵在公鸡后面追,瞅准时机硬是拽下几根鸡毛,引得满院子的鸡飞狗跳,自然落得家人的一顿数落,但他们也满不在乎,有毽子玩,就是挨上几句责罚,又有啥呢?

那时父亲在乡镇上班,周末偶尔回家,经常也要加班到很晚,第二天早上便起来迟了。母亲特意叮嘱我,不要太大声,怕是吵着父亲。记得母亲熬好稀饭,炒好几碟小菜,忙完了后,替父亲把牙膏挤好,放在白搪瓷缸上,轻轻地唤一声:“孩子他爸,该起床了!”父亲伸着懒腰,闻着“芳草”的馨香洗漱起来。阳光暖暖地照进堂屋,母亲便从厨房盛饭上桌。

记得有一次,我被蜜蜂蜇了,“哇哇”地哭闹起来。母亲一边嗔怪道:“叫你调皮,捅蜂子窝,看你下次还敢不敢!”一边心疼起来,赶忙拿来“芳草”牙膏,涂抹在红肿处,说是能消炎止痛。真的有效!抹过的患处,竟抽出一股凉风,也不像之前那么疼了。

如今的洗漱用品种类繁多、五花八门,看到“芳草”牙膏,母亲自然喜出望外,不由自主地一下子买了四五支。包装虽然换了样,打开盒盖,还是以前那种熟悉的味道,在记忆深处,沁出丝丝芳香!

我与图书馆的不解之缘

■ 上海 崔鹤同

一走上台阶/庄严和神圣就溢满胸怀/我脚下是一本本珍贵的书呀/正托举着我/走向知识的殿堂和光明的未来。

这是我写的一首小诗《图书馆》。我相信,每一个爱读书的人,都和图书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都有一种特别的情感,甚至情有独钟。

我小时候父母都在上海,我在江苏乡下老家跟随教书的叔叔念书。记得小学六年级时觅得一本纸质发黄变脆的《封神榜》,如获至宝,尽管有好多少字不认识,还是估摸着看了一遍又一遍。那时,那本书仿佛就像一个图书馆,让我感受到了阅读的美好和快乐,感受到了文学的巨大魅力,对写书的人也无比崇拜。到上海读初中时,课余就借学校图书馆的书读。读高中时感到学校图书馆的书太少,不过瘾,就到当时位于河南北路的原闸北区图书馆读书看报。及至1964年高中毕业,没考上大学,还到位于南京西路的原跑马总会大楼的上海图书馆去读书看报。对于图书馆充满了热爱与崇敬,觉得世界上最温馨最令人神往的地方,就是图书馆了!可惜,时日不长,1965年8月我支边去了新疆,就再也没有机会去上图了,心中满是不舍和遗憾。

1979年5月,我从兵团调到了库尔勒县一中教书,就经常到县文化馆去看书借书。图书管理员杨静是江苏如皋人,算是老乡,破例一次可以借给我5本书,算是一时满足了我的读书欲望。对这个“后门”,我心里满是感激。

1988年我从新疆调到江苏老家。后来儿子回沪工作,我和妻子回沪探望父母,我有空就去位于淮海中路1555号的上海图书馆新馆看书。常常一早出门,八点半正好赶到上图开门,然后就如饥似渴地读书看报,一直到晚上八点半图书馆工作人员小声地提醒下班了,才恋恋不舍地放下手中的读物。走出图书馆大门,已是夜色沉沉、万家灯

火了。等坐车赶到家已快十点了。妻子又是埋怨又是嗔怪,怕我累坏了饿坏了。其实,我满脑子全在书上,肚子倒不感到怎么饿。倒是难为了她,一个人饥肠辘辘地干等着我。

现在的上图已今非昔比了。有资料显示,1996年底,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合并正式对外开放,图书馆拥有各种藏品5500余万册(件),浩如烟海,还开设了书店,各类阅览室38个,一般的读者完全可以满足阅读和资料文献查阅的需求。里面环境整洁安静、宽敞舒适,有冷热饮用水、读者餐厅、星巴克咖啡,便利周全得简直就像到了家里一样。每次我早早赶到上图,已有不少读者在静静地等候。时间一到,人们就排着队依次鱼贯而入,然后迅捷地赶到自己习惯的位置,投入忘我的阅读时间。

是的,喜欢读书的人,一进入图书馆,就像鸟儿入林、鱼翔浅底,那个舒畅劲、那个愉悦的心情是无以言表的。

我退休回沪以后,从2007年10月在上海定居至今,每周起码两次到上图读书看报,一去就是一整天,然后再借上需要看的书,满载而归。现在疫情期间,上图最多能借15本书,一本书续借可以借阅56天,真是太方便太顺心了。平时我也喜欢涂鸦,有时在图书馆看到自己写的东西,在报刊上变成铅字先睹为快的时候,那种高兴劲,仿佛是中了几百万大奖。

我颇感欣慰的是,自打1983年2月我在新疆发表的第一首小诗至今,已发表各类作品200余万字,出版发行了两本随笔集,第三本书也将出版面世,我还是《读者》《意林》等报刊的签约作家,我的文章还有幸入选小学和大学语文课本。这也是图书馆给予我的丰硕回报吧。

择一人白首,择一城终老。对我而言,这个城自然是书城,也即上海图书馆。